

文選正文

山子點

九

文
166
9

920.42
408
Vol. 10

文選正文卷之九

上書類

上書秦始皇

李斯

鄧不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邲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

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

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

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十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

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

元啓記
意文庫印

成帝業。此上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鯨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駢。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綉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扣缶。彈箏搏鼗。而歌鳴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

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之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強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鄆鄆。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

聞蛟龍驪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成集。聖王砥節修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主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流患。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人。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

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遺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出，行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人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於獄上書自明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作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一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上拔劍而怒，食以馭驥，白圭顯於中山。

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腳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一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

讒說，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良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

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與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
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師之客可使刺山。何况因萬乘
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
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
不接。劔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雖奇而
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
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珷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
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能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
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明人主

必襲按劔相眦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索乎卑辭
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
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涓渭。載呂尚而歸。以下天下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士何則。以其能越拘繫之詰。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
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生驥同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
不畱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誇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回面
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

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貫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載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人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衙檄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馳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

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卜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上。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勝。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舉無窮之衆，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秦由基，楚之善射者，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止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禍生有基，禍生有

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雷穿石，蠆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經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如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止。臣願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圍守禽獸，不如長

洲之苑，遊曲臺，席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牛，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後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誼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

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
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
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
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革帶之
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
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
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
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毀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
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來忽若

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
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扼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廉肆之
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
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金匱青史寧當爭分寸
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磨骨遠則直生
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
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取絳侯幽獄名臣之差史遷下
室至如下官當何有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
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
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

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
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伯臨洮。狄道北距。飛
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關門念憤。獄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帶血之魂。不
愧於沈首。鶴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肌膚之切敬。因執事
以聞。

啓類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任昉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
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
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且暮。臣早奉

龍澤典。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
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率庸。服膺式訓。
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彰臨啓。慙慙罔識。所冀謹啓。

爲下彬謝脩下忠貞基啓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奉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
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壘墳塋。臣門緒不昌。大道所昧。忠
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
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孤鬼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
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壘餘烈不泯。因陳
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周辭奪禮啓

任昉

昉啓近啓歸詠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
血待旦叨於品燕示均命造于祿祗榮更爲自投廢教廢禮
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未宦祿不代耕飢寒
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奉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
慕幾何可憑且貧醑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閱若無主所
守旣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霑
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
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彈事類

奏彈曹景宗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屣步無却顧望趨
敵廷辨有刑至乃超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上若令抵罪已輕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竊尋獯豸侵軼魍魎墮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
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
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
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
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定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
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蜩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

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二關更
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軀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
刑誅賞安寘景宗卽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
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遵茲
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鐘
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項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
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逆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
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鎚無爽伏惟聖武英
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
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懲彼司朕致辱非所早朝承敷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
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
下太常削爵上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絀諸應及咎者別曷治書侍御史隨連續奏臣謹奉白簡以
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奏彈劉整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
孤家無常了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
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以仰整
恒欲傷害奪分前奴教了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

弟溫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而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籠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未搦。檢妯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人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眾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

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會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還撥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寤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青。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一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一月九日夜。云。失車。擲子夾杖。籠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

偷整聞聲仍打邊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猶娘去二月九日夜矢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邊往津陽門糧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倉時欲捉取邊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邊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報與范訴相應重嚴當作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見了邊分前婢貨賣及

奴教了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糾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問關其各教所絕自以前代外戚仕因統務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昔人陸親衣無常上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禮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圍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賦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

盡臣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若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仇合之義。升降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外。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因討斯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日媿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遠。旣壯而室竊貴。莫非卑隸。結補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晨興言思。清激俗者也。臣實懦品。

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竄人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蒲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爰啓。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介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兒婚王源。見告窮盡。卽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上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閭主簿。源父子因其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會身殞西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

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揚之職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廢因
賜金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紆恩繼達
允茲簡裁源卽罪上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纒
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
并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冑納女於管庫之
人宋子河魴同穴於典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
親於事爲甚此風弗戢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破比屋安實
以明科黜之流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長方媾之賞黨心
於來日臣等忝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
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
恐云云

牋類

答臨淄侯牋

揚脩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
耶損辱嘉命菊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
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瑛應生之發魏國
斯皆然矣至於脩者馳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
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
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
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
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主於此
乎又嘗親見執事握麈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

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始如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羣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籍口中人拱手者。賢聖卓犖。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日之疇。爲皆有僭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典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詠而已。敢竚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瓊瓌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歲不足。自宣頌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卽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賈。旣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遺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袵。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

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涕悲懷慷慨自左嘯史納審如名
倡能謀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
好奇是以因賤先自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真事速旋
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
罪。

答東阿王牋

陳琳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題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
之材秉青萍于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
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育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
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夫馳
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懼載笑
欲罷不能謹韞積玩耽以爲吟嘯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
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
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
馳勳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
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
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
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
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
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

取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一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且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遇齒豸，猶欲觸質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夕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泝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蒯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道德植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憲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責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

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
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
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
一揆先後不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言質
死罪死罪

爲鄭冲勸晉王牋

阮籍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
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
莘氏之勝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
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
麾乃封管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

士猶以爲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
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
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廻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
禽闖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
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
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
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
協同靡讐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
源望祀岷山廻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
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
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

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阜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咽。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帶。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二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旂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淡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草。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

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僕歸艗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響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在大馬之誠，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合生之倫，庇身有地。况叨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時時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彤乎善譚。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一儀，勲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

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感謝聞助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任昉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措紳頓顙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璫而太公不以爲讓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厖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

齋圖效祖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清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域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空歎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奏記詰蔣公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合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口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

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新疲病足
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

書類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
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
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
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視，但見異類。韋韜毳幕，以禦風雨。
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
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
遠聽，胡笳互动，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

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
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
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
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
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刻頸，以見志。顧
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恐辱軌復苟
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
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
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
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

漠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擐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何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在十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公公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上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肯不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地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而踐之仰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公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醜鼂錯受戮周勃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張敖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

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効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郎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爲，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

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樂。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各會東從上來，又追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講。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竟鬼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又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諾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

所比數。非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囚，景監見，趙良寒心，同于參乘，表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豈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尺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庭，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關革之中，乃欲仰

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耶嗟乎嗟乎如
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以負不羈之
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
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
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
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
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
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
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

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乖創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
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匱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
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
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
有來報漢公卿士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士上爲
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
卑賤見主上慘怛悁悁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
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

所摧敗功亦足以慕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寒唯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幸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願其家聲，而僕又仕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成，一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屑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

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
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
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
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
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
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
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
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
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

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
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
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
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
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
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
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
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二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
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臧之名山傳之其
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
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
日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
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
發背霜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
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
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
俗不信穢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
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特
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
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
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歎而息乎恐違
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
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
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
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又懷祿貪勢

不能自遂。遂受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二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爲斗酒。白勞家。木索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

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豈之事。汚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嘗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

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因於孫氏
妻季子名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桓公耻
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
幽執命不期於且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
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
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談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
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聘
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
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蹙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
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
發明主之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
使郭隗相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
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
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蓋聞有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
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
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
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辭何不請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
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
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殲豈有身帶三綬職

典人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
顏行步列起何以爲谷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以
施眉日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賜之
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
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
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
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
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
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拊土以塞孟津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琳

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上無賢不肖皆
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
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鑿戒豈不誤
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
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
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
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
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
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

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威，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二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虺奮靈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矜雖有

孫田墨菴，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疆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繫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十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絲。聞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頌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驟騖垂耳於厠牧，鴻雀戢翼於汀池，斐之者，固以爲幽閭。

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傾軔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曰：言必大噱也。洪白。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逆興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敗趣因緣，侵辱或起，取釁心忿，意危川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良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剖授江南，不屬木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瓛，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非有陰構，貴赫之告，固非燕王淮

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愛，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盟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盪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大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京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

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後。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捐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濶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已策。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

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者可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魏嘗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

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
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
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媿彼二人
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
若備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
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一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
將竝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
竝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
道路旣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
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
益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
及孤虛心刻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率復之義
濯鱗清流飛翼大衢良時在茲易之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不自季重無恙塗路雖旬官守有限願言之
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解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
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
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
泉汎朱李於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游後園
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
懷余願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
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樂實紀

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適河曲從者
鳴箠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
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杜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
歎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
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
游處行則連興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
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愀然不自知樂也謂
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

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
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
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理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遠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
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
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
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
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

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先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與鍾大理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會，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猶見玉書。

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馬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珉，聞之驚喜，笑與扑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旣到，寶珉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旣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翬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

以才不邁，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作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逢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持摭利病。昔田巴毀丘帝，罪三王之咎，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仆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大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

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不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補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速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鵬附凌波於前簞笪發音

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懼靈急節尚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閔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熹事小史賦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

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知伎
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懸想，
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
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
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
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答東阿王書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賜，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
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
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月，至于旬時，精散思
越，邈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大

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
曲池而行，觴既威儀，鬱言辭，漏渫雖特，平原養上之繁槐，
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
所以憤積於賀臆，懷眷而悵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傾海爲酒，升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
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思投印釋轍，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
醪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
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奏華發微，二
八送奏，埴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

躍於鞍馬。謂可北儻。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音英瑞實賦。漢之宗作者之師表也。宋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眠辭。醜義。應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困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誦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起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絀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監後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

應璩

嗟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組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遺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塋。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夾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

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閭閻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賁。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技。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慰。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肝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手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塗雨
師灑道按辨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
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菴柳之
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
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
人流道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
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
輟耕邳悵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
耒耜於山陽沈釗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
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第
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帥宦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人軍
府至有皓首猶昧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
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
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
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勤
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爲言
慎夏自愛璩報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惟此意尚未
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

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
而少性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
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鷓
鴒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拜介之人
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
同知有逢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
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
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
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音也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
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

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
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
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
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
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
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
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
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
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

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又與事接疵曩日與雖欲無患其可得乎文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

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器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

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免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開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踴之不置不過欲爲

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追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稽康白。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孫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

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警類崇飾，浮辭苟以誇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相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城。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轍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

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驪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突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躍兵劍閣，而姜維面。

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猶
顛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從此皆前
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爲
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非徇危國
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
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偶又盈朝虎臣武將折
衝萬里國富兵彊大軍精練思復瀚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
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濟洪
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則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
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力待時役不再舉今
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

尚崇城遂與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
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祇承往告迫
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
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君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
有磨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竟
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
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驪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
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
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實育者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
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至

矣。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道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偷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颺狂厲，白日衰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

之性難以託根，投入夜光，鮮不接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尊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邁；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于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騁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奮八極，披艱嶮，穢蕩海夷。嶽躡崑崙，使西倒蹋太山，命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翻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笑笑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斐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

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惑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蘭茝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願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驅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覩顏借命，驅馳世表之長寧，不

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向縛西都故知
霜露所均不有異類也如漢舊邦無取緝獲北虜借盜中原
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燦爛况僞變昏殺自相夷戮部落
携離會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
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
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曠日撫絃登陴
豈不捨恨所以康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
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歌角
受化唯北狄野心偏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
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民浴泗伐罪秦中若遂不

政方思僕言聊在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
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溘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
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滋
然不知滄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畱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
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
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
節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

劉歆

歆親近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

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身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天之術與陵夷至于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以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書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

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擇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彼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

謙讓，樂與上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徇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此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

已守殘黨同門如道真建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
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
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履萬乘其如脫。
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
黃。翻覆沃濯。千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
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
賞。世有周子。倘俗之士。旣文旣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夷魯

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
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全也。將欲排巢艾。抗許由。傲自
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
游。談空空於釋部。曷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輅席
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
帶憤。石泉咽而下。槍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
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
譽於浙右。道帙長摺。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控僣。
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使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
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隄。入暮寫霧出。慙蕙帳空。今夜
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絳塵纒
於是南岳獻嘲。北隄騰笑。列壑爭譏。巖峯踈諷。慨游子之
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
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阜之素講。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
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豈可使芳桂厚顏。薜荔無
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躑於蕙路。汗淥池以洗目。宜扇
岫幌。掩雲關。歛輕霧。滅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
於是叢條頹瞻。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
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文選正文卷之九



